

实录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zbz@163.com

【味道】

母亲教会我
传家菜

□张机

如果母亲活到现在,早已称得上百岁老人了。我一生最抱憾的事就是:大学毕业后刚刚成家立业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尽一份孝心,老人就因哮喘病辞世。在我近76年的人生道路上,我把对母爱的报答都融入到慈母手把手教会我做的传家菜里。

济南人爱吃酥菜,家家户户也都会做这种色、香、味俱全且寓意深长的家常菜。酥菜取义“素”,寓意家庭和睦,日子过得素净。做酥菜的材料主要是大白菜、海带、藕、花生米、冻豆腐等平民百姓喜爱的家常菜蔬。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即将大学毕业分配的那年春节,母亲心事重重,有时话到嘴边欲说又罢。一天夜晚母亲把我叫到她身旁说,今年夏天你就大学毕业了,到时候能否分回济南来工作咱可没把握,只有听天由命了。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安家,都得记住要安分守己过日子、本本分分做人。今年过年我教你做酥菜吧……

我痴迷地看着母亲按一道一道工序精心地打酥锅。把洗净的白菜叶,整整齐齐的海带卷,还有豆腐、花生米摆好放入锅内,我思绪万千。从前家里人口多,靠当教员的父亲一人薪金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即便如此,每到过年母亲总要做酥菜。

母亲边做酥菜边给我讲了寓意,白菜豆腐保平安,长长的海带象征居家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莲藕寓意藕断丝连的亲情,花生更是长生之果。母亲把热气腾腾,刚刚出锅的酥菜先送给祖辈品尝,又送给妯娌亲朋好友,她脸上总是笑嘻嘻的,长辈的夸奖,晚辈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母亲在一旁的笑容流露出辞辛劳的满足。

毕业前夕的最后一学期格外紧张,我学的外语专业,既要考笔试,还得考口试,一点也不敢懈怠,直到6月份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我们又翘首以盼分配方案。炎炎夏日,学校公布分配去向时,我们班的40多名同学里有3个分济南的名额。我有幸成为第一名。回到济南教育局要参加二次分配单位,得知我分到市区济南二中任教时,母亲高兴得热泪盈眶。

至今我难忘母亲当年一句话,酥菜就是图个“素净”。母亲的孝道和对儿女的疼爱用与时俱进的话来说就是家庭和谐。如今我已进入老年,当年跟家母学的酥菜手艺至今还在延续:我的儿子人到中年,已经娴熟地接过“接力棒”,我期待着它代代传下去。从中我悟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传承尊老爱幼的中华美德,才能家和万事兴。

【足迹】

给那条饱经沧桑的老河拜年

□苗培兴

我的家在济南天桥区成丰桥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巷子的北边有一条河,叫工商河,也叫引河。工商河、引河都是它的官名,我们那儿的人都习惯叫它北河。

北河来自济南北郊的小清河,它一路向南,过几座石拱的小桥,来到了成丰桥下,然后又一路向东,拐一个弯再向北,又流向了北郊的小清河。这样的一条河,在现在人的眼里,已无足轻重了。可细细地考究一下它的历史,您就会惊异地发现,它竟是我们济南民族工业崛起的一个助推器,它曾承载着我们济南人的梦想,流淌着我们济南人开拓进取,兼容并蓄,面向世界的胸襟与抱负。

1904年6月,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就要通车了。早在年前,济南的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意识到,铁路一旦开通,帝国主义势力必然由沿海地区开始向我国内陆地区渗透与发展,甚至会像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一样,也在济南以利商为名,设立租界,从而形成国中之国,加速对我中华资源的掠夺。于是,为维护自主之权,争得利权,济南人(同时也有潍坊、周村两地)主动在这年的5月“自开商埠”,将济南老城西门之外的那一大片广阔的区域开辟为商业开发区。商业开发区的建立不仅改变了济南旧有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改变了济南人千百年来保守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一个开放、包容、进取的新济南诞生了。

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了。这条铁路开始是由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贷款历经四年修建的。它始自天津,途经济南,直达南京。一夜之间,济南又成了中国南北交通要冲,四方货物周转集散地。济南人

沸腾了,心胸更加开阔了。得地理之优势,求城市之发展,济南不应独为商业贸易周转之地,更应成为生产制造之地,是那个时期,每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济南人的共同愿景。于是,建一个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工业区成了当时城市发展的主题。北拓,建立北埠区(北部工商业区),就是济南人在开放发展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的一个新步伐。

北埠区就在现在的天桥区一带,据《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记载:其“东尽津浦铁路,北抵泺口镇,西以黄河码头黄家庄,南界官扎营”。总占地面积约一万七千七百余亩,是先开埠的西埠区面积的四倍之多。当时这里地势低洼,土地贫瘠,雨季成涝,遍地茅草,是荒芜盐碱之地。锐意进取的济南人在这里平土地,填沼泽,修公路,建桥梁,通水通电,修堤开河,又实行土地承租、税收、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广开门路,招商引资,先后修建公路(纵横)约三十条,建起纺织、印染、化工、粮食加工、机械制造等各类企业几十家,实打实地把它建成了一个繁华的近代工商业新区。

北河,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开挖于1925年春,竣工于1926年春,宽约数十米,长近七公里,历时一年,动用民工万余。它引小清河之水,浩浩荡荡行北埠一圈,再入小清河,是当时雨季排涝,船运货物的主要手段。两岸工厂商铺密集,水面舟楫画舫穿梭。它东可达渤海,畅游四方。它把我们济南人兼容并蓄、勇于开拓进取、心纳四海的抱负与胸襟传遍了四面八方。

我对这条河最初的记忆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我约

四五岁的光景,时常跟着母亲来河边洗衣服。记忆里,这条河的两岸排列着一排排粗大的杨树和柳树,河面宽阔,水势浩大,清黄的河水,闪着耀眼的波光从成丰桥下明晃晃地流过去,又从我的脚下明晃晃地流过去。我站在河的南岸,站在一棵粗大的杨树下,嘴里含着一个黄色的小喇叭,冲着河水,冲着河面上往来的船只,使劲地吹着……后来,我的生命里写满了这条河的记忆——快乐的、幸福的、忧伤的、痛苦的。

七八十年代,由于小清河的水源大量减少,这条河的水面也开始大幅度下降,加之铁路、陆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它的运输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于是,它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被遗忘。有一个时期,黑臭的淤泥塞满了河道,河水几乎断流。周边二十多家工厂的工业污水及周围无数居民的生活垃圾昼夜不停地往河道里排放。那时,每天都能看到一条条暗黄、酸臭、泛着泡沫的污水,漫过淤泥,流向河的中央,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臭味……

这是它最痛苦、最无奈、最凄惨的一段时光。我有时在它的身边走过,看它笨拙丑陋的样子,看河中流着的那条断断续续的细流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脸上流下的泪水,我能感到它的痛苦。我常常替它打抱不平,为它曾经的荣光没有丝毫赢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可它,却无语,依旧默默地、倔强地躺在那里,承受着世界给予它的一切,独守着那份孤独、不平与苦难。

好在,那样的苦难都已经结束了。2000年前后,特别是前几年,天桥区政府多次对它及沿岸进行了综合治理。截断了污水,清除了淤积,疏通了河道,建起了污水处理站,用青石重砌了河岸,加装了石雕塑栏杆,栽种了大量的花卉植物,今天的北河又焕发出了昔日的光彩,人们又可以在柳林里散步,在岸边垂钓,在清波里荡舟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在阵阵除旧迎新的鞭炮声中,来到了它的身旁。我来给它拜年,给陪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路走来的这条老河拜年。我对着长天皓月祈祷:在这新春到来之际,祝愿这条老河永远美丽,不再有孤独、痛苦与忧伤。



【琐记】

邂逅『五音泰斗』鲜樱桃

□郑世兴

鲜樱桃是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先生的艺名。孩提时代,我在老家章丘就跟随母亲去看鲜樱桃的戏。后来,从济南毕业分配来淄博工作,机缘巧合与其邂逅,从此交往长达30余年,成为忘年之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经常在章丘一带演出。那时人们称五音戏为“肘鼓子戏”。记得有一年春天,他们在明水西北的赤者山脚下搭台演出。春雨霏霏,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仍冒雨前去看戏。我村有个名叫徐茂德的,就编了顺口溜:“宁愿淋湿了袄,也要看看鲜樱桃,宁愿淋湿了裤,也要看看崔寡妇”(有一出他演的戏叫《崔寡妇上坟》)。鲜樱桃所演出的《王二姐思夫》、《王小赶脚》、《赵美容观灯》和《亲家婆顶嘴》等,剧情贴



近观众,他的表演细腻、鲜活,最能打动妇女的心,被誉为“拴老婆橛子”。

我与鲜樱桃初识,颇具戏剧性。那时我在博山一家担负着市直机关医疗任务的门诊部工作,他时任淄博市五音剧团团长。记得1962年夏季的一天,他到门诊部看病。

这位眉清目秀的长者,却有一些“大家闺秀”的气质。我起身:“请问,您是?”他冲我抿嘴一笑,顿了一顿说,“鱼边站着一只羊,女戴二贝靠木梁……”没等他说完,我便脱口而出:“啊,鲜樱桃!”

虽然猜中了,却对自己的冒失有些不好意思。“邓团长,您请坐。”随后,我们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我原籍是章丘后,便称我为“老乡”。

他原籍应该是历城,他说曾经归章历县。他自我介绍说,是光绪三十一年生人,属“小龙”的。

从此,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市里召开的一些大型会议,他经常出席,还时常率团到会做慰问演出,我做大会医疗保健服务工作,一有空他就到保健科找我聊天。再后来,他曾因病住院治疗过一段日子,正好我分管他住的病房。许多五音戏和他的故事,也就耳熟能详了。

他31岁那年,一行五人到上海灌制唱片,他含蓄、柔婉的唱腔,博得

了唱片公司赞许,灌制完唱片之后,上海百代公司称他为“五音泰斗”,并授锦旗一面。从此,“五音泰斗”称号流传至今。他说,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还资助过他。一次,梅先生看过他的表演后说,“社会上叫我们‘四大名旦’,你如果在北京,那就是‘五大名旦’了。”1960年11月8日,梅先生率中国京剧院来博山演出,邓洪山前往拜会。当说起如何扮演好角色时,他说,“都说演员要演谁像谁,我体会到要做到演谁是谁。”梅先生甚为欣赏他的见解。鲜樱桃几十年,育人无数。1962年1月10日,他喜收高徒,新徒弟是我省著名吕剧演员林建华和钱玉玲。

“文革”以后,文艺复兴。鲜樱桃再次焕发艺术青春。八十多岁高龄的他仍登台演出。一次,他在淄川演出,邀请我们全家去看戏。在剧场后院的化妆室里,我们互致问候,亲切交谈。当我女儿上前问候“邓爷爷好”时,他一把把孩子拉到身边,说“我和你爸爸是忘年之交”,并打趣道“比你妈妈漂亮”。

有天晚上,他陪我们坐在台下一同看戏,突然起身奔向后台,回来后,他对我说“有个细节不太合适,我提醒他们一下”。正如豫剧大师常香玉所说“戏比天大”。在鲜樱桃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